

高僧傳 中的文學史料

蔡纓勳

圓光佛學學報

1993年12月出版

頁241-251

241頁

提要

《高僧傳》，梁釋慧皎所撰（註1）；此書，如譽之為我國歷代高僧傳記之鼻祖亦不為過（註2）。論其價值，不僅對保存佛教史料具有相當貢獻，對中國佛教思想亦有深遠之影響。然而，鮮為人注意者，即本書中亦保存著一部份珍貴的文學史料，先賢如陳寅恪《陳寅恪先生論文集》、陳援庵《中國佛教史籍概論》、梁啟超《中國佛教研究史》及胡適《白話文學史》等均曾略述及。於此，筆者不揣鄙陋，掇拾先輩所云，對本書中之文學史料，重新加以搜輯參勘，釐析並略比類。意不在深研，但錄其材料，或可供學者研治之資，於此而見此書對中國文學發展之價值及影響。

壹、保存佛偈一為白話詩之先導

胡適先生在其《白話文學史》一書中，曾述及白話詩的來源有四種，即民歌、打油詩、歌妓和宗教與哲理等。在〈宗教與哲理〉這一項底下說：「宗教要傳佈的遠，說理要說得明白清楚，都不能不靠白話。散文固是重要，詩歌也有重要作用。詩歌可以歌唱，便於記憶，易於流傳，皆勝於散文作品。佛教來自印度，本身就有許多韻文的偈頌，這個風氣自然有人倣效。於是也有做無韻偈的，也有做有韻偈的；無韻偈是模倣，有韻偈便是偈體的中國化了。」（註3）

按今存漢譯佛教經論中，其行文方式大多以散文偈頌兼行，亦有單用偈頌行文的，如《佛本行讚》、《法句經》、《中觀論》等，少數則是用散文抒寫。用偈頌行文的，由於字句嚴整，聲律和諧，便於記誦，有利宣導教化，何況字少而意豐，足讓讀者低迴沉思，而契入法海。這種種因素，使得後代的高僧大德均有以偈頌而寄託佛理，宣達法要，在本傳中即可尋得幾個例子。今逐次敘述於下：

(一) 卷第一 譯經上〈曇摩難提傳〉：

昔聞孟津河，千里作一曲；此水本自清，是誰攪令濁？
北園有一棗，布葉垂重陰；外雖饒棘刺，內實有赤心。
此二偈，同出趙正之口，前首諷刺苻堅寵惑鮮卑，隳於政治。次首則為自我解嘲調戲之詞。依今詩韻而言，前首中韻腳「曲」字屬入聲沃韻，「濁」字為入聲覺韻。覺、沃二韻，古均通屋韻。次首的「陰」、「心」二字同屬下平聲十二侵韻。故上二偈屬有韻偈。

佛生何以晚？泥洹一何早？歸命釋迦文，今來投大道。

(註4)

按此偈韻腳「早」和「道」二字均屬上聲十九皓韻。故此偈亦為有韻的白話詩，且語氣順暢，造字淺俗，可作後來寒山、拾得詩的先導。蓋趙正其人年十八；既為著作郎，後官至黃門郎、武威太守，文學造詣必有可觀之處，用之於詩偈，便覺順口而饒富生趣。

(二) 卷第二 譯經中〈鳩摩羅什傳〉言，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：

心中育明德，流薰萬由延。哀鸞孤桐上，清音徹九天。

(註5)

此偈韻腳「延」和「天」二字，同屬下平聲「先」韻，屬有韻偈，傳中並云：「凡為十偈辭喻皆爾」，足見什雖來自西域，而漢語造詣之深厚鍊達，不下漢僧。惜此十偈，均已亡佚。

(三) 卷第二 譯經中〈卑摩羅叉傳〉：

卑羅鄙語，慧觀才錄；都人繕寫，紙貴如玉。(註6)

此諺中，「錄」和「玉」二押韻字，同屬入聲沃韻。依該傳稱，「律藏大弘，叉之力也。道場慧觀深括宗旨，記其所制，內禁輕重，撰為二卷，送還京師，僧尼披習，競相傳寫，時聞者諺曰。」可見此四句白話詩，乃當時讚美卑摩羅叉和慧觀之歌諺。

(四) 卷第六 義解三〈釋慧遠傳〉：

既已捨染樂，心得善攝不？若得不馳散，深入實相不？

畢竟空相中，其心無所樂。若悅禪智慧，是法性無照。

虛誑等無實，亦非停心處。仁者所得法，幸願示其要。

(註7)

此偈為鳩摩羅什所作以答慧遠書函。凡十二句，韻腳「不」(音否，上聲有韻)、「樂」(入聲覺韻)、「照」(去聲嘯韻)、「處」(去聲御韻)、「要」(去聲嘯韻)，韻腳不相類，故屬於無韻偈。觀其內涵，當是哲理詩。慧遠後來亦曾回報一偈：

本端竟何從？起滅有無偈。一微涉動境，成此頽山勢。
 惑想更相乘，觸理自生滯。因緣雖無主，開途非一世。
 時無悟宗匠。誰將握玄契？來問尚悠悠，相與期暮歲。
 （註8）

此偈中，韻腳「偈」、「勢」、「滯」、「世」、「契」、「歲」等字，同押去聲八霽韻。與前偈比較，羅什用語明白曉暢，遠公此偈則嚴謹精刻。恐是彼此性格不同所致吧！

（五）卷第七 義解四〈釋慧靜傳〉云：「洛中有《沙門道經》，亦解邁當世，與慧靜齊名，而耳甚長大，故時人語曰」：

洛下大長耳，東阿黑如墨；有問無不酬，有酬無不塞。
 （註9）

按此偈中之「東阿」一詞，即指慧靜，慧靜為東阿人。韻腳「墨」和「塞」，同在入聲職韻。

（六）卷第九 神異上〈單道開傳〉：

我矜一切苦，出家為利世；利世須學明，學明能斷惡。
 山遠糧粒難，作斯斷食計；非是求仙侶，幸勿相傳說。
 （註10）

此偈中，「世」、「惡」、「計」、「說」（音稅）均屬去聲霽韻。此詩在風格及內涵上，已是明顯的白話詩，和唐朝的王梵志、寒山、拾得等不相上下。同傳中又記載康泓為開作贊曰：

蕭哉！若人。飄然絕塵。外軌小乘，內暢空身。
 玄象暉曜，高步是臻；飡茹芝英，流浪巖津。（註11）

此贊語，「人」、「塵」、「身」、「臻」、「津」同押十一真韻。傳中又載袁宏為南海太守，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，至石室口，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，迺為贊曰：

物俊招奇，德不孤立；遼遼幽人，望巖凱入，
 飄飄靈仙，茲焉遊集；遺屣在林，千載一襲。（註12）

此贊韻腳「立」、「入」、「集」及「襲」均屬入聲緝韻。

（七）卷等九 神異上〈耆域傳〉：

守口攝身意，慎莫犯眾惡；修行一切善，如是得度世。
 （註13）

此偈為耆域告誡眾人之語，言詞淺顯明白，類似《法句譬喻經》；「惡」、「世」二字同屬去聲霽韻，故此偈堪作白話哲理詩之典範。耆域雖來自天竺，必深趣華言，故用語造境均自然渾成。

(八)卷第十 神異下〈史宗傳〉

有欲苦不足，無欲亦無憂；未若清虛者，帶索被玄裘。
浮遊一世間，汎若不繫舟；方當畢塵累，栖志且山丘。
(註14)

此詩乃史宗爲江都令檀祇而作。「憂」、「裘」、「舟」、「丘」屬下平聲尤韻。全詩頗具禪味。

(九)卷第十神異下〈杯度傳〉：

濛濛大象內，照曜實顯彰。何事迷昏子？縱禍自招殃。
樂所少人往，苦道若翻囊；不有松柏操，何用擬風霜？
閑預紫煙表，長歌出昊蒼；澄靈無色外，應見有緣鄉。
歲曜毗漢后，辰麗輔殷王；伊余非二仙，晦述於九方。
亦見流俗子，觸眼致酸傷，略謠觀有念，寧曰盡矜章？
(註15)

此歌押下平陽韻，爲張奴所作。張奴生平，傳中稱「不知何許人？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，冬夏常著單布衣。」事蹟如寒山、拾得之流。又有名佉吒者，見張奴後，亦同樣題頌一首曰：

悠悠世事，或滋損益。使欲塵神，橫生悅懌。
惟此哲人，淵覺先見。思形浮沫。矚影遄電。
累躋聲華，蔑醜章弁。視色悟空，翫物傷變。
捨紛絕有，斷習除戀。青條曲蔭，白茅以薦。
依畦啜麻，鄰崖飲洴。慧定計照，妙真曰眷。
慈悲有增，深想無倦。(註16)

此歌押去聲霰韻。語詞深奧難解，與前歌同。

以上所舉，爲《高僧傳》中所保存之偈語，共十五首，若區分之，包括贊（四言）二首，歌二首（四言、五言各一首）、諺二首（四言、五言各一首），其餘九首均爲五言偈。

其中除鳩摩羅什答慧遠書函中一偈爲無韻外，餘皆有押韻，且首尾一韻，無古詩中換韻之現象。可見當日沙門於寫作詩偈時，除著重其教化價值外，亦留意到聲調韻味之優美與否？

再者，十五首中出自譯經者五首、義解者三首、神異者七首，神異部份所佔比例特多。此或由於神僧之性格好以寥寥數語點化含靈，使去邪歸正，導迷入覺，與詩之語簡意豐之特性謀合。後代禪詩之合流，當導源於此。

六朝時代，鬼神靈異之說昌盛，間有遺聞逸事之流傳，因而志怪筆記、雜史小說之著作，蔚爲大觀。慧皎躬逢其世，所撰《高僧傳》，志本在傳述僧誼，敷陳教化，於文學固非其所

重。然書中所載，亦有不少野史耆聞以參校志怪小說等，足匡正補漏，於後世戲曲小說之發展大有功焉。茲列舉其要者如下：

(一)卷第十三 經師科論云：

東國之歌也，則結韻以成詠；西方之贊也，則作偈以和聲。…自大教東流，乃譯文者眾，而傳聲蓋寡。…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，屬意經音，既通般遮之瑞響，又感魚山之神製，於是刪治瑞應、本起，以為學者之宗。傳聲則三千有餘，在契則四十有二。其後帛橋、支籥亦云祖述陳思，而愛好通靈，別感神製，裁變古聲，所存止一十而已。（註17）

以中土梵唱為曹植「感魚山之神製」而造，此種說法，又見於同時代之《異苑》一書中，該書卷五云：

陳思王曹植，字子建，嘗登魚山，臨東阿，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，清通深亮，遠谷流響，肅然有靈氣，不覺斂衿祇敬，便有終焉之志，即效而則之。今之梵唱，皆植依擬造。

按《異苑》成書於《高僧傳》之前，慧皎於前段所說或取自於此。此外，《高僧傳》卷一〈康僧會傳〉言，會「又傳泥洹唄聲，清靡哀亮，一代模式。」會與陳思王同時代，梵唄之製作流傳當於此時無疑。而陳思王「感魚山之神製」而造，恐是當時一般人之說法。

(二)卷九 神異上〈佛圖澄傳〉：

至光十一年，曜自率兵攻洛陽，勒欲自往拒曜，內外僚佐無不必諫。勒以訪澄，澄曰：「相輪鈴音云：『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。』此偈語也。秀支，軍也；替戾岡，出也；僕谷，劉曜胡位也；劬秃當，捉也。此言：軍出捉得曜也。」時徐光聞澄此旨，苦勸勒行，勒迺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。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。兩陣纔交，曜軍大潰，曜馬沒水中，石堪生擒之送勒。澄時以物塗掌觀之，見有大眾，眾中縛一人，朱絲約項其時，因以告弘，當爾之時，正生擒曜也。（註18）

246頁

按石勒擒劉曜一事，除載於《高僧傳》外，《晉書藝術傳》及《幽明錄》均有記載，但內容稍異。如《幽明錄》云：

澄令童子齋七日，取麻油掌中研之，療旃檀而咒。有頃

，舉手向童子，掌內晃然有異。澄問：「有所見不？」
曰：「唯見一軍人，長大白皙，以朱縛其肘。」澄曰：
「此即曜也。」其年，果生擒曜。（註19）

二者所記，佛圖澄作法的內容和時間略有差異。且《幽明錄》中亦無「相輪鈴音」之事。至於《晉書藝術傳》及《佛圖澄傳》所記，內容遠較此二書為精詳，以其時代較晚而有所折衷也。

(三)卷第十二 誦經《釋道琳傳》云：

釋道琳，本會稽山陰人。少出家，有戒行，後居富陽縣泉林寺，寺常有鬼怪，自琳居之則消，琳弟子慧韶為屋所押，頭陷入肩，琳為祈請。韶夜見兩梵道人拔出其頭，旦起遂平復。琳於是設聖僧齋，鋪新帛於床上。齋畢，帛上有人跡，皆長三尺餘。眾咸服其徵感。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，坐以飯之。（註20）

按此段亦見於《大唐內典錄》卷十引《旌異記》，其後又收入明成祖敕撰《神僧傳》卷四，內容均雷同。

(四)卷五 義解《竺僧朗傳》：

竺僧朗，京兆人。少而遊方問道，長還關中，專當講說。嘗與數人同共赴請，行至中途，忽告同輩曰：「君等寺中物似有竊者。」如言即反，果有盜焉。由其相語，故得無失。（註21）

僧朗預見竊盜之神異事跡，又同樣見於《冥祥記》及《魏書釋老志》，內容如出一轍。或許《魏書》及《高僧傳》均沿襲自《冥祥記》。

(五)卷一 譯經《康僧會傳》：

皓雖聞正法，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。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，於地得一金像，高數尺，呈皓。皓使著不淨處，以穢汁灌之，共諸群臣笑以為樂。俄爾之間，舉身大腫，陰處尤痛，叫呼徹天。太史占言：「犯大神所為。」即祈祀諸廟，永不差愈。嫫女先有奉法者，因問訊云：「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？」皓舉頭問曰：「佛神大耶？」嫫女云：「佛為大神！」皓心遂悟其語意，故嫫女即迎像置殿上，香湯洗數十過，燒香懺悔。皓叩頭于枕，自陳罪狀。有頃痛間，遣使

至寺問訊道人，請會說法。會即隨入，皓具問罪福之由，會為敷析，辭甚精要。皓先有才解，欣然大悅。（註

此段亦見於《旌異記》及《三寶感通錄》，文字詳略有異，然皆本於《宣驗記》，唯原文用語稍嫌粗俗，慧皎更以典雅，內容微有不同，今將《宣驗記》原文錄之於下：

吳主孫皓，性甚暴虐，作事不近人情。與嫫女看治園地，土下忽得一軀金像，形相麗嚴。皓令置像廁傍，使持屏籥。到四月八日，皓乃尿像頭上，笑而言曰：「今是八日，為爾灌頂。」對諸嫫女，以為戲樂。在後經時，陰囊忽腫。疼痛壯熱。不可堪任。自夜達晨，苦痛求死。名醫上藥，治而轉增。太史占曰：「犯大神所為」。敕令祈禱靈廟；一禱一劇，上下無計。中宮有一宮人。常敬信佛，兼承帝之愛，凡所說事，往往甚中，奏云：「陛下求佛圖未？」皓問：「佛大神邪？」女曰：「天上天下，尊莫過佛。陛下前所得像，猶在廁傍；請收供養，腫必立差。」皓以痛急，即具香湯，手自洗像，置之殿上，叩頭謝過，一心求哀。當夜痛止，腫即隨消。即於康僧會受五戒，起大市寺，供養眾僧也。（註23）

從二者之差異，可知慧皎所更易者，約有幾點：易「置像廁傍。到四月八日，皓乃尿像頭上。」為「皓使著不淨處，以穢汁灌之。」易「對諸嫫女，以為戲樂。」為「共諸群臣，笑以為樂。」易「佛大神邪！」為「佛神大耶！」此處從語意看，當為「佛，大神邪！」方是，慧皎所載恐誤。易「於康僧會受五戒，起大市寺，供養眾僧也。」為「遣使至寺，問訊道人，請會說法，會即隨入。」云云。

（六）卷一 譯經〈帛遠傳〉云：

後少時，有一人姓李名通，死而更蘇云：「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《首楞嚴經》，云：『講竟應往忉利天。』又見祭酒王浮。」（云：道士基公次被鎖械，求祖懺悔。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，浮屢屈，既瞋不自忍，乃作《老子化胡經》以誣謗佛法。殃有所歸，故死方思悔。）（註24）

此則又見於《幽明錄》、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五、《釋法琳辯正論》。

以上聊舉六則《高僧傳》中之神異事跡。其實，《高僧傳》中之神異事跡，據筆者統計，約有二百條左右，其中與其它志怪筆記重複者甚多，亦不乏慧皎

參、實錄唱導轉讀—激發變文之產生

眾所皆知，佛教對中國文壇有著深厚之影響，其具體表現，見於《高僧傳》者，除上述二項外，即如後世之傳奇、話本、諸宮調、小說、戲曲、寶卷及彈詞等等俗文學，均源自佛經之變文，而變文則源自佛教之唱導、轉讀。有關唱導、轉讀之內容資料，保存最翔實完整的，當推《高僧傳》。胡適《白話文學史》謂：

《高僧傳》中十科，其第九科經師、第十科唱導，此部份促進沈約聲律說的興起；另一方面，由於唱導、轉讀、梵唄，激發俗文、變文的產生。

唱導之用意和內容，《高僧傳》唱導科論之甚詳：

唱導者，蓋以宣唱法理，開導眾心也。昔佛法初傳，于時齊集，止宣唱佛名，依文致禮。至中宵疲極，事資啓悟，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，或雜序因緣，或傍引譬喻。
(註25)

此段論唱導之目的在於「宣唱法理，開導眾心也。」其方法則是「或雜序因緣、或傍引譬喻。」使聽者能「事資啓悟」。至於唱導之要領，則在於：

夫唱導所貴，共事四焉：謂聲、辯、才、博。非聲則無以警眾，非辯則無以適時，非才則言無可採，非博則語無依據。至若響韻鐘鼓，則四眾驚心，聲之爲用也。辭吐後發，適會無差，辯之爲用也。綺製彫華、文藻橫逸，才之爲用也。商榷經論，採撮書史，博之爲用也。若能善茲四事，而適以人時，如爲出家五眾，則須切語無常，苦陳懺悔；若爲君王長者，則須兼引俗典，綺綜成辭；若爲悠悠凡庶，則須指事造形，直談聞見；若由山民野處，則須近局言辭，陳斥罪目。凡此變態與事而興，可謂知時知眾，又能善說，雖然故以懇切感人，傾誠動物，此其上也。(註26)

此外，慧皎又載當時有名之唱導師，除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，風才秀發。每至齋集，輒自昇高座，躬爲導首，先明三世因果，卻辯一齋大意。後代傳受，遂成永則。」外，並有釋道照、釋曇穎、釋慧璩、釋曇宗、釋曇光、釋慧芬、釋道儒、釋慧重、釋法願、釋法鏡等十人並駢次相師，各擅名當世。

至於「轉讀」、「梵唄」，《高僧傳》科論云：

然天竺方俗，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「唄」，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「轉讀」，歌讚則號為「梵唄」。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結，五眾既與俗違，故宜以聲曲為妙。（註27）

此段論「轉讀」、「梵唄」之意義及其相異處。又說：

夫聖人制樂，其德四焉：感天地、通神明、安萬民、成性類。如聽唄，亦其利有五：身體不疲、不忘所憶、心不懈倦、音聲不壞、諸天歡喜。（註28）

此數句論「梵唄」之功用。又說；

但「轉讀」之為懿，貴在聲文兩得。若唯聲而不文，則道心無以得生；若唯文而不聲，則俗情無以得入。故經言：「以微妙音歌歎佛德。」其斯之謂也。……哀者，若能精達經旨，洞曉音律，三位七聲次而無亂，五言四句契而莫爽，其間起擲盪舉，平折放殺，游飛卻轉，反疊嬌弄；動韻則流靡無窮，張喉則變態無盡。故能炳發八音，光揚七善。壯而不猛，凝而不滯，弱而不野，剛而不銳，清而不擾，濁而不蔽。諒足以起暢微言，怡養神性。故聽聲可以娛耳，聆語可以開襟。若然，可謂梵音深妙，令人樂聞者也。（註29）

此段於「轉讀」之要領、目的及效用等論之甚詳。可見，佛教之詠經，或「以微妙音歌歎佛德」，或「起唱微言，怡養神，故聽聲可以娛耳，聆語可以開襟」，不僅可以收到弘法的效果，也看出弘法者對經教的音樂性有著深刻的注重和體會。這對當時剛起萌的近體詩的聲律及後代詞曲、戲劇、平話等的說唱必然有或多或少的影響。（註30）

註釋

- (1) 一般人言及《高僧傳》，似乎涵蓋《高僧傳》、《續高僧傳》、《宋高僧傳》、《大明高僧傳》等等，本文於此研究範圍，則特指梁釋慧皎所撰之《高僧傳》而言。
- (2) 林傳芳將中國佛教史籍分為七類，即僧傳類、通史類、宗史類、經錄類、論集類、記事類、地誌類等。其僧傳類列有十種書目，並舉《名僧傳》為首，《高僧傳》繼之，蓋以《名僧傳》成書在先，慧皎亦有所沿襲也。惜《名僧傳》今已散佚，僅存日本沙門宗性《名僧傳抄》一卷（存《卍續藏經》，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有單行本）。據陳援庵、曹仕邦二氏之考訂，慧皎《高僧傳》，體例嚴謹，分科精確，及

其史學修養與精神，乃至對後世佛教僧傳之影響，均非寶唱《名僧傳》所能比。陳援庵譽之為「後之作者，都不能越其軌範。」故若以《高僧傳》為我國歷代高僧傳記之鼻祖，實當之無愧。請參閱林傳芳著《中國佛教史籍要說》、陳援庵著《中國佛教史籍概論》、曹仕邦著《中國佛教史傳與目錄源出律學沙門之探討》等。

- (3)見胡適《白話文學史》，頁一八二、一八三。
- (4)以上三首佛偈，均出自《高僧傳》〈曇摩難提傳〉，見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五十卷，「史傳部」二，《高僧傳》，頁三二八下欄。
- (5)見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五十卷，「史傳部」二，《高僧傳》，頁三三二下欄。
- (6)同上，頁三三三下欄。
- (7)同上，頁三五九下欄。
- (8)同上，頁三六〇上欄。
- (9)同上，頁三六九中欄。
- (10)同上，頁三八七中欄。
- (11)同上，頁三八七下欄。
- (12)同上。
- (13)同上，頁三八八中欄。
- (14)同上，頁三九〇上欄。
- (15)同上，頁三九一上欄。
- (16)同上，頁三九一中欄。
- (17)同上，頁四一四下欄。
- (18)同上，頁三八四中欄。
- (19)見魯迅編《古小說鈎沉》上冊，頁二六四。
- (20)見註(5)，頁四〇九上欄。
- (21)9同註(5)，頁三五四中欄。
- (22)同註(5)，頁三二五下欄。
- (23)見魯迅編《古小說鈎沉》下冊，〈宣驗記〉，頁四四〇。
- (24)同註(5)，頁三二七中欄。
- (25)同註(5)，頁四一七下欄。
- (26)同上。
- (27)同註(5)，頁四一五中欄。
- (28)同上，頁四一四下欄。
- (29)同上，頁四一五中欄。
- (30)有關此部份的資料請參考胡適《白話文學史》第一編第十章〈佛教的翻譯文學〉(下)

參考書目舉要

- 一、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第五十卷 「史傳部」二
- 二、《梁高僧傳》(一)(二) 慧皎著 文殊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出版
- 三、《中國佛教研究史》 梁啓超居士著 佛教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初版
- 四、《中國佛教之歷史研究》 陳援庵著 九思出版社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台一版
- 五、《白話文學史》上卷 胡適著 胡適紀念館印行 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出版
- 六、《高僧傳研究》 鄭郁卿著 文津出版社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出版
- 七、《陳寅恪先生論文集》
- 八、《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》 王國良著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初版
- 九、《梁高僧傳索引》 牧田諦亮編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初版 宗青圖書出版社
- 十、《中國佛教史籍要說》 林傳芳著 京都文昌堂出版 昭和五十四年
- 十一、《六朝古逸觀世音應驗記の研究》 牧田諦亮著 京都平樂寺印行 一九七〇年
- 十二、《古小說鉤沉》(上)(下) 魯迅編
- 十三、《法苑珠林六道篇感應緣研究》 傅世怡撰 自印
- 十四、《中國佛教史傳與目錄源出律學沙門之探討》 曹仕邦撰 新亞學報第六卷一期、第七卷一、二期
- 十五、《中國俗文學史》(上)(下) 鄭篤著 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